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 
第四十八回 肆欲整名優加白眼 返歌浦淫妓感青春

話說寶玉這幾日常與王公大老們周旋，深夜方同□三旦共效于飛，朝歡暮樂，無慮無愁。忽忽過了月餘，所得王公大老們的纏頭，為數不少，除開銷外尚有贏餘。且自此之後，芳名大噪，震動京師，幾與古時的李師師相埒，無論垂鞭公子、走馬王孫，以及四方富商大賈，莫不以一臨妝閣、一睹顏色為榮。雖門前只帖著「姑蘇胡寓」，並不掛寶玉的牌子，然沒有一個不知道寶玉的，也算得一時的際遇。春去秋來，生涯頗盛，即用度奢豪，亦不愁有匱乏之時。究竟建都之地，富甲他省，騙錢更比上海容易。設寶玉善於居積，專為生意而來，不與□三旦姘識，則數□萬家私不難立致，遠勝於曩昔粵東之行，縱使徐娘年老，後半世已吃著不盡，從此脫卻風塵，豈不美哉？無如眼前計不及此，只顧貪圖淫欲，夜夜同□三旦遊歷巫山，有樂不思蜀之意。但其初則如漆如膠，即□三旦亦欣然樂就，早忘昔日厭棄之心，且承寶玉優待，所贈金銀物件甚夥，□三旦雖不靠他，自己也甚寬裕，然亦感激寶玉的美情，每夜常來報效。惟將及一載，風聲漸播，外面大半有些曉得，議論紛紛，寶玉的聲名價值不免因此驟跌。而且新近伍大人放了藩司外任，區大人亦往浙江候補去了，既缺了兩個長莊主顧，又少了一班闊老往來，只有幾個不辨薰蕕的登徒子時常走動，生意逐漸的靠不住了，竟與上年數月判若天淵。

在寶玉卻不放在心上，只思與□三旦取樂，大肆淫欲，不讓他一夜空閒。誰知孽緣將滿，□三旦見了寶玉，恩愛之心一變而為恐懼之心，寵憐之念更一變而為厭惡之念，即近患傷風咳嗽，喉音略啞，亦怪著寶玉剝削，故每思遠而避之，不敢常來親近，彷彿遇著狐精纏擾，難以灑脫一般。較之從前在申離別之時，怕他更甚，恨不請一個法師來，把他驅逐回去，方好保得自身。然一時尚未遽絕，間或前來走走。此際寶玉大生怨望，嘮嘮叨叨的數說他，咕咕咯咯的嘲罵他，或話中疑他別有外遇，或語內恨他太覺無情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只管撒嬌撒癡，要他夜夜到此暢敘。初不料□三旦早存離異心腸，受了連日的譏刺，這天實在耐不住了，登時面紅頸赤，改變容顏，雖不與寶玉對壘，僅以白眼相加，卻比當面指斥的利害。旁邊阿金、阿珠見此形色，連忙從中排解。那知此刻□三旦不但憤氣填胸，抑且深悔與他重相結識，險些兒壞了喉音，誤了自己終身。想到這一層，寶玉實是個害人之物，陷人之坑，及早避之不暇，還敢再同他親近嗎？所以心堅如鐵石，面冷若冰霜，鼻子哼了幾哼，牙子咬了一咬，又怒目對寶玉看了一眼，隨即回轉身軀，大踏步向著外邊就走。阿金、阿珠慌忙趕出來拉他，那裡再拉得住？早已下樓出門去了。正所謂：

免脫網羅難再獲，魚離釣線不重來。

總之邪緣已盡，故比從前愈為決裂。現下書中將他表過，就算交代，以後恕不再提。

單說阿金、阿珠拉不住□三旦，只得回身進房來看寶玉。寶玉此時呆呆不語，兩淚交流，撲簌簌如斷線珍珠，心中又氣又苦，又是懊悔，氣的是□三旦太無情義，苦的是自己現住在京，毫無靠傍，懊悔的是我不該當面得罪了他，致使好事成空，仍受獨宿淒涼之苦。雖自去春至此一載有餘，銀錢尚不缺乏，然所多有限，翻不如昔往廣東，得以滿載而歸，彷彿在此做了一場夢，那得不傷心落淚？阿金、阿珠在旁勸道：「大先生氣裡沒，格套做戲子格，曉得啥情義嘍？倪早料到有今朝格一日格哉，不過倪皆為前頭愛俚落不好說哈，軋實倪問搭格生意才撥俚帶壞格呀！故歇嚙哈別樣，大先生，還要俚，明朝讓倪去勸俚，勸得轉末嚙哈，勸勿轉末，倪還是早點回上海罷，登勒裡弄僵仔倒勿局格。大先生，想阿對佬？」寶玉點了一點頭，想來也只好如此，別無主意。忽聞鐘上敲□一下，阿金又道：「大先生困罷，氣煞也嚙買用格哉。」說著，同阿珠伏侍寶玉卸妝安睡，不必細說。

到了次日，阿金、阿珠一早便往□三旦寓中，雖然遇見，又討了一場沒趣，回覆寶玉。寶玉起身未久，得了這個信息，又氣苦了一回，方含淚向阿金、阿珠說道：「奴勿殼張格格人會實梗樣式格，翻轉面孔就勿認得人，奴故歇只好依說話，早點轉去格哉，一來末生意勿好，遠勿如上年；二來格套事體撥別人曉得仔，奴還有啥面孔嘍？」說罷，更嗚嗚咽咽哭了半晌。幸有阿金、阿珠竭力勸慰，說：「倪回仔上海，怕嚙不比俚好格人哉？譬如殺豬屠死脫仔，倪勿見得吃帶毛豬格。況且倪登勒問搭，白相格場化才嚙不，帶累倪也氣悶煞。虧（讀區）大先生耐心好，夜裡守著仔俚，連日裡才勿出去格哉，故歇俚既經甩脫，落得回到上海，寫意寫意，如果要個把人陪陪，也容易得勢，包勒倪身浪，還比俚勝幾倍阿好？」

寶玉聽阿金等這樣一勸，心中放開了許多，便把眼淚揩了一揩，說道：「格末倪幾時動身轉嘍？」阿金道：「格是隨便大先生格，要動身末就動身，亦嚙人拉牢倪。照我格說法，連好日才揀得格，橫勢倪一共五個人，說走就走。問搭格套硬頭家生，好得區大人到浙江去格辰光，交代歇格，如果用哉，扛到仔廣東會館裡去，勿比倪自家買格，倒要等賣脫仔勒好走得來。大先生，自家斟酌斟酌看，到底想哪哼佬？」寶玉略想一想，便道：「今朝是四月□三，再下去要熱哉，倪准其過二□就走罷。」說著，又不禁長歎了幾聲。阿金唯唯答應，猶恐寶玉一人寂寞，丟不開心頭氣苦，故常與阿珠陪伴閒談，消遣時日。但這幾天，書中別無可記之事。

單表寶玉擇定五月念二動身，先命相幫將木器傢伙發往廣東會館，又把房子退了租，然後整備車輛，收拾箱籠細軟物件，自己同阿金、阿珠相幫等眾，一行人押著行李出城，仍舊買票上了火車。一切情形與來時大致彷彿，怨不再敘。當日到了天津，寶玉無心遊玩，在客棧耽擱了兩天，即趁著太古輪船回南。正叫做有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昔人有詩詠之曰：

踉蹌南下恨分離，恍到山窮水盡時。

孽海茫茫終不返，他年回首已嫌遲。

一路之上，寶玉在船寡言寡笑；雖有阿金等勸慰，終覺忽忽然若有所失，意緒如麻。那天將抵上海碼頭，方才想起一事，向阿金說道：「舊年□二月裡，倪接著秀林一封信，說要搬到普慶里去，因為原場化忒大，奴亦勿轉來，格落搬場格前頭，拿奴房裡格家生暫時租撥勒別人格。奴萬勿殼張故歇會轉，弄得實梗樣式，倒變懊老回信答應俚哉。現在倪一到上海，馬上去討轉來，勿知阿能夠？替奴想想看？」阿金道：「別樣嚙哈，大先生，阿就要做生意佬？」寶玉道：「奴眼睛門前心裡碌亂勒裡，興致也一點嚙不，隨便做啥格事體，樣樣心灰意懶，格落奴想要過仔熟熱勒，再張場面做生意格哉。」阿金道：「既然實梗末，大先生蠻好就住勒小先生搭過夏哉，格套家生，倪慢點去拿，有啥要緊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差是勿差，不過故歇秀林搬格場化，一定只有三樓三底，落裡有倪原場化格舒齊？加二是夏裡向，教奴哪哼住得慣嘍？格落家生頂好就討轉來，奴可以另外租房子哉。」阿珠插嘴道：「現在倪租房子，最好住勒三馬路小花園格搭，格末實頭風涼得嚙淘成篤。」阿金道：「格種閒話，慢點講看。且得先到仔小先生搭，倪再見事行事，定見哪哼辦法末哉，故歇才是白想脫格，想俚作啥呢？」

三人議論之間，輪船已到埠停泊，一切行李物件自有相幫等料理，大家捨舟登陸，僱定了三部人力車、三部小車，寶玉等登車，在後押著行李，一逕向四馬路而來，轉了一個彎，已至普慶里口。寶玉與阿金、阿珠先下車進裡，見第五個石庫門上，高掛著一塊簇新的「胡秀林」金字牌子，知是到了，阿金首先搶步入內，高聲喊道：「小先生，倪大先生轉哉。」當時客堂中的許多相幫，有幾個寶玉的舊人，認得是阿珠，又聽他這一喊，都出來迎接寶玉，齊聲叫應「大先生」。寶玉命他們在門首接取行李，方與阿金穿進客堂，阿珠卻在前先走。

剛正踏上樓梯，樓上秀林早聽得下面叫喚，係是阿珠的聲氣，說「大先生轉哉」，心中甚為詫異，怎麼乾娘此刻突然回來，預先信都沒有呢？其中諒有別的緣故，我且下樓相迎，一問便明白了。所以急忙移步，才至樓梯跟首，見寶玉與阿金、阿珠已上扶梯，便喚道：「乾娘，哪哼轉哉介？信才嚙不一封，早點關照聲奴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去說俚，讓奴歇一歇告訴，就曉得哉。」嘴裡說著，身子早至樓頭。阿金、阿珠叫應了「小先生」，同著寶玉都到秀林房中。秀林親手倒茶過來，寶玉接在手中，呷了一口，方問道：「前頭有信撥奴，說要搬到問搭，到底幾時搬過來格介？」秀林道：「奴還是正月初□邊搬進新屋格來呀。起初得格回

信，奴還勿敢，後來見仔信，曉得勿就回上海來，雖末奴擅專拿格家生，租撥勒別人格，皆為間搭場化狹窄，一來末放勿落，二來末落得放兩個租鈿用用，勿殼張乾娘會就轉格，預先亦勿寫信知照聲奴，勿然奴老早討仔俚轉來格哉。」

正說之際，見幾個相幫將行李發上樓來，秀林忙吩咐道：「大先生格物事，放勒對過房裡去罷。」於是阿金、阿珠也到對面房內，是房本係秀林待客的所在，一樣擺設得整整齊齊，牀櫥臺凳，各色俱全，無須添備物件。阿金、阿珠看了一眼，便把搬進來的箱籠鋪蓋同相幫等安排妥貼，又復鋪牀疊被，忙了一回，方請寶玉過來觀看。寶玉見房中器具，雖全是樞木，遠不如秀林臥房，然此時本屬暫圖，只好將就的了。斯時秀林也走了進來，方問起現下回來之故，寶玉未便實說，只推京中生意驟跌，開銷太大，是阿金勸我回來的，不然，在我心裡，還要勉強敷衍下去，所以預先沒有信關照你呢。秀林聽了，不甚相信，然亦不好細問，但把別話談了一回，既而問問京城風景，寶玉一一細述，直講到上燈過後，有客來叫秀林的堂差，秀林始出房去了。

單說寶玉用過夜膳，覺得身子疲乏異常，一早便上牀安睡。那知一合了眼，即朦朧朧的做起夢來，夢見□三且與他吵鬧，自己正要辯白，□三且忽然去了，不禁放聲大哭，哭醒轉來，方知是夢。聽鐘上才敲□二下，卻再也睡不著了，翻來覆去，心事愈想愈多，自思青春已過，好事多磨，不知將來是何了局？倘現欲嫁人，既無美滿情郎，而且我不慣拘束，到了人家，安能像現在這樣放蕩？勢必蹈從前覆轍，再墮風塵。但年華如水，已將望四之人，怎好常做生涯？世間無駐顏丹、卻老方，難保不花容改變，為眾人所厭棄。即就目前而論，較諸曩昔的姿容，已有不堪回首之感，其不早為之計，蹉跎歲月，到那時色衰金盡，無靠無依，向何處騙錢過活呢？

寶玉想到這裡，不覺短歎長吁。既而轉了一念，我此刻尚可支撐門戶，無須憂慮；再過幾年，不如買兩個討人，當作女兒，自己退為房老，倘得生意茂盛，我仍可以優游度日，溫飽終身。這時候銀錢充足，欲嫁則嫁，欲姘則姘，無不惟我所為，終不至有貧困之虞。計算起來，莫此為善。故後日有大開慶餘堂之舉，實由今夜一念，伏下這條根線。觀後集便見分曉。但當下寶玉籌算了一夜，不知想了多少念頭，忽氣忽恨，忽愁忽怨，卻不怪自己驕奢淫欲，以至弄得一事無成，到頭仍是個妓女，今又想作老鴿，全不收心，以歸正道。此寶玉之所以為「九尾狐」，其不得成正果而列仙班也，宜哉！

話休煩絮。寶玉直想到天色將明，方才迷離睡熟。正是：

無計留春悲老妓，還教避暑伴名伶。

欲知寶玉避暑，與伶人汪桂芬伴宿，且聽下回開談。